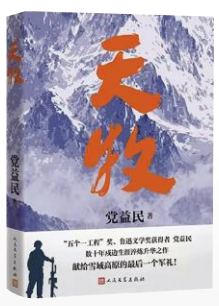
新书推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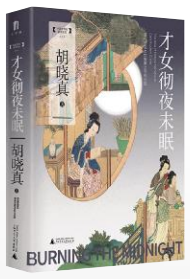
《天牧》



作者：党益民
出版社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6 年 10 月
定价：52.00 元

昔日山地旅“枪王”余木，退伍后重返高原，在战友埋骨之地附近创办“天牧合作社”。他在离天最近的地方放牧牦牛，也借此自牧、自省，并加入预备役，充当“磨刀石”，以自己的方式戍守边关。然而，随着一个化名吴丽的女孩意外来到牧场，余木意识到，事情变得复杂起来……使命与忠诚、成长与救赎、友情与爱情、人类与动物，在雪山牧场演绎出一幕幕鲜为人知、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，奏响兴边富民、稳边固边的新时代壮歌。长篇小说《天牧》是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党益民献给雪域高原的最后一个军礼，也是一位高原老兵向建军一百周年献礼之作。

《才女彻夜未眠：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》



作者：胡晓真
出版社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6 年 9 月
定价：88.00 元

一本讨论中国最早的女性小说家与她们的作品的文学文化史著作。作者通过精读清代弹词小说，厘清女性叙事文学传统的建立与发展；通过剖析女性作家借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理想叙事，揭示近代女性对于掌握社会权力的欲望，乃至受压抑的情欲。同时，书中打破了对闺中文学的刻板印象，指出明清女作家的创作早已超脱闺阁闲情的宣泄，不仅追问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，还暗含对国家及文化传承的焦虑，展现出明清女性作家创作活动的复杂性。本书一方面重新思考近代女性在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中的定位，另一方面为理解传统女性的精神突围提供了全新维度。

《商的芭蕾：广东外贸史诗》



作者：何建明
出版社：广东教育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6 年 8 月
定价：16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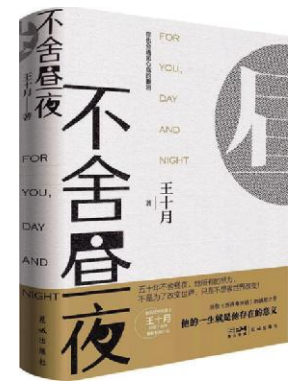
该书以史诗笔触铺展广东千年外贸长卷，从海上丝路南珠远航、十三行万国通商，到广交会智造品牌走向世界，堪称中国外贸发展史的生动缩影。书中贯通古今商贸脉络，深挖侨脉、实业、科创三重力量，借广交会、国产汽车、人形机器人等鲜活样本，见证广东从通商口岸到全球产业高地的蜕变，读懂中国对外开放的厚重底蕴与坚韧底气。

这部作品不只是广东一省的外贸发展史，还是立体呈现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重要样本。它以文学留存时代壮阔图景，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深入血脉的开放基因与拥抱世界、和平交往的赤诚初心。

第一视角

后记或序章

○ 王十月



这是“新冠”后的第五个春天，广州连日阴雨，罕见的回南天叠加倒春寒。单位许多人感冒，我亦未能幸免，虚脱、疲惫，像极了初次感染“新冠”的症状。五年前隔离在家，动了写作这部书的念头，动笔写后记，距初稿完成整整一年矣。

书稿全在病中完成，写作时心境悲凉，却也淡然，以为随时会死，并准备了接受随时来到的死，便有了做遗书的心境。我在初稿题记写道：“这是我留给世界的遗言”。完稿后，身体慢慢康复，有了新的计划。

我终究不是个向命运低头的性子，于是，删去题记。

这几年，常听作家朋友说，“新冠”后，对世界、对人生、对文学的看法改变了。

作为长“新冠”患者，我深有同感。人类经历了本世纪以来最大的灾难，如果一个作家的写作没有因此而改变，如果他对这巨大的灾难无动于衷，几乎是不可理解的。问题是，每个人因为身份、地位、经历、所处环境，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，甚至于感染“新冠”后症状的不同，这改变也是全然不同的。于我而言，一些过去看重的东西，现在变得不重要了，一些过去轻视的问题，现在变得重要了起来。有些过去不喜欢的小说，现在突然觉得真好，比如黑塞的《荒原狼》，而有些过去曾经无数次阅读的经典，现在却提不起兴趣了。这变化是巨大的，却又一时难以说清。与朋友交流，达成的共识是都在改变，不能达成共识的，却是改变后所呈现的“新我”。这“新我”，也许会让熟悉的朋友们觉得陌生。小说定稿后，我打印十多本，给了能说真话的朋友，他们中有专业的编辑家、小说家，也有普通的读者。我想听听他们对这“新我”的看法，评价是一致的，这个“新我”不是之前的“我”。

我在朋友圈发了两句话：我非我时谁是我，我是我时我是谁？

最初拟定的书名为《凡人传》，我在电脑上贴了张小纸条：你我皆凡人，活在人世间。

凡人皆有一死，凡人皆须侍奉。

我只想写一个平凡普通的中国人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。

因文学观念的改变，也因写遗书的心态，我选取了最质朴简洁的结构与语言。我想探究的是，个体如何在大时代保持独立性。

改变世界难，不被世界改变更难。

我想写的，就是这既被世界改变，又不甘被世界改变的个体的抗争。

他们被裹挟着前行，努力、挣扎，想要扼住命运的咽喉。

我更喜欢与命运抗争的悲情英雄，即罗曼·罗兰所说的，" 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"，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如同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。一度，书名改成了《荒诞与激情》。人生是荒诞的，但我更喜欢那在荒诞中满怀激情的挣扎与奋斗。

《百年孤独》最打动我的，并不是小说中魔幻的想象，而是回荡在荒诞中的激情。许多人年纪越大越靠近老庄，而我相反，年轻时热衷老庄，年纪越大越觉得逆水行舟更为可贵。

这部书，我有意违背了小说的常识。

事实上，从《收脚印的人》我就这样干了。

因为我想说话，现在我越发确定，说话，是小说最重要的使命，或者说，是我心中杰出小说最重要的使命。

只要活着，我就有话要说。

鲁迅说：当我沉默着的时候，我觉得充实，我将开口，同时感到空虚。

我终究是要开口，且将继续开口。

王端午死了，故事并未结束，或者，这只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。

如果说，这个故事是“昼”，那么，即将开始的故事将属于“夜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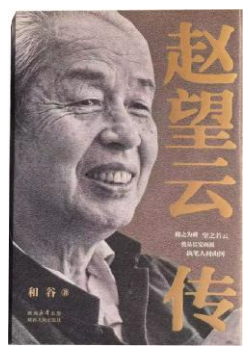
我也并不知道这个“夜”的故事将如何展开，一切都是未知。

所有过往，皆为序章。

生死死生，不舍昼夜。

《赵望云传》后记

○ 和 谷



我在多年文学写作之余，对绘画颇有兴趣，然浅尝辄止。诗画同道，在审美观方面是相得益彰的。文字符号的张力，比起直观的书画、戏剧、舞蹈、影视以至诉诸听觉的音乐，具有一定局限性。相互借鉴，多元表现形式，可构成综合艺术的共同体效应，以愉悦于自身及人们的精神生活。

文学写作是我半个多世纪的主业，或曰手艺，一种生存能力和生活方式。偶尔尝试其他艺术形式，不在一棵树上吊死，也有助于文字表现的变法与丰富多样性。所谓跨界写作、多面手、适者变通，万变不离其宗，乃文化修为使然。

我没见过赵望云先生。按说在我走入西安，从 1970 年到他去世的 1977 年，我与他同居一个城市，应该有机会见面。我是在大学读书及做《陕西青年》记者、编辑时，路过他居住的钟楼下北大街口若干回。这时候的他被下放农村摘棉花，或为夫人画百幅画，或为弟子方济众作画留念，或忍受病魔的折磨，然后融入白云。虽仰望已久，却遗憾与之擦肩而过。

20 世纪 80 年代，我在《长安》编辑部与石果同事，我写了长文传略《石鲁》及电影文学剧本《疯子画家》，其中绕不开赵望云。论起长安画派，赵望云是奠基人，石鲁是旗手，乃相辅相成的两位美术大师。之后，石果定居珠海当了画家，我也客居海南岛八年，之后重返故城进入陕西省文联供职。

这样，便与主席赵季平交集甚密，当他的办公室主任秘书，谈笑风生，相处融洽，亦师亦友。赵季平系赵望云之四子。时逢赵望云百年诞辰，我撰写了长文传略《百年望云》，在《延河》杂志发表。我 57 岁申请提前退休之后，在老家种地、读书、写作、研习书画，办黄堡书院，并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之约，写了长篇纪实文学《音乐家赵季平》。其父其子，其部分经历是重叠的，尽管一位是画家，一位是音乐家，但血肉和风骨是一脉相承的。

在长安画派艺术中心挂牌之际，应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朱媛美、石继宏之约，广为阅览、研究长安画派及赵望云资料文献，加以考证甄别，伏案斟酌字句，历时多半年，终是赶在甲辰年来临的前一天子时，画上了这部书稿的最后一个句号。

此前，我修订了《赵季平传》。为中国当代顶尖的艺术家作传，且父子二传，对我来说是幸运的，亦是机缘所致。加上之前撰写的《真书风骨柳公权传》及增订版《柳公权》，分别由作家出版社、华文出版社出版，从花甲至古稀之年，算是完成了书法、音乐、绘画的文学书写，不啻是晚年修习人生与美学的一次旅程。

时光不居，美，则源远流长。

是为后记。

书海观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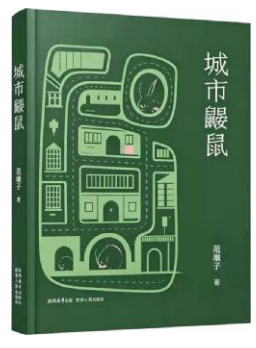
读范墩子短篇小说集《城市鼹鼠》

○ 寇 莉

范墩子最新小说集《城市鼹鼠》，以细腻的笔触、深刻的思考、灵活多变的写作手法，将深藏于生活表象之下的伤痛，赤裸裸呈现给读者，使人不得不掩卷沉思：我们该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人生？

小说《雁塔手记》中，妻子刘虹的爸爸在一场沙尘暴里失踪，爸爸的消失一直是她内心深处无法迈过的坎，她虽然结了婚，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幸福，但一直是个悲伤的女人。在《乌鸫出门去了》中，韩敏小时候和祖母一起生活，一直没有见过亲生父母。八岁时被送给乡下一对夫妻，不得不适应陌生环境，接受漫天飞舞的闲言碎语。十四岁时又被奶奶接回交给她的亲生父亲——一个冷漠、自私、情绪极不稳定的人，就连身边的白猫也无法忍受他古怪的脾气，跳进了护城河里。面对这样的原生家庭，韩敏试图删除一些记忆，做一个“空心人”。另一篇小说《去大柳塔》，作者在讲述两个少年相约出走的故事时，道出了他们原生家庭的变故，使读者在看似平淡叙述的故事中，深刻感受到少年叛逆行为背后的真相与原由。

小说集《城市鼹鼠》中，多篇小说涉及原生家庭对人生的影响。有始终走不出阴影，选择结束生命的；有奋力挣扎，却始终无法逃脱的；也有不知如何面对，离家出走的。作者通过不同视角，采用正面直接叙述或侧面穿插叙述，展现出原生家庭对人生不可避免的影响，以及人物不同的应对方式。小说的多方位描写，正是范墩子善于观察生活、思考生活的体现，也是他小说叙事的一种方式。



《皮影般的狮子哗哗闪动》这篇小说中，一个与母亲对抗数年的女人，中年之后又活成了母亲的模样。似魔咒，又似必然。《城市鼹鼠》中，住在建国门里老房子的祖父，独来独往，脾气古怪，与老鼠和猫对话，啃食老黄历，在梧桐叶上写日记，给陌生人写信，夜间爬树，透过井盖朝黑暗处张望，向往在树杈巢穴、木柜里或者桥洞下生活……最终消失在建国门的门洞里。

这两篇小说，作者采用大量魔幻、荒诞的写作手法，将生活在城市老街巷里人物的孤独、困惑、逃离、消失抑或死亡，呈现给读者，使人在恍惚、费解与惊异中，回忆、关注那些黑暗角落里不曾被注意过的小人物。

《城市鼹鼠》这篇小说集收集了十三篇小说，都是范墩子近年来在《花城》《天涯》《山花》等各大刊物发表过的优秀作品。收录的每篇小说看起来相互独立，彼此间又有一些细微的映照或联系。其一，故事大多发生在西安大大小小的街巷里，或者与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；其二，小说人物都是生活在街巷角落里，并不起眼的小人物；其三，透过每一篇故事，小说内核无不透过表象，直击生活深处的复杂事件与人物内心。

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：6101004002009　印刷：华商数码（西安市经开区草滩生态园尚华路 99 号 电话：029-86519739）　发行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陕西省报刊发行局　法律顾问：陕西许小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徐晓云13772518161